

《妇科采珍》抄本、刻本关系初探

王小芸 赵怀舟 许文 杨阳 闫方园

【摘要】 《妇科采珍》现存杨际春抄本、绛州地忍堂刻本各 1 种。1988 年,长春中医学院王耀廷教授将杨际春抄本《妇科采珍》整理出版,连载于《吉林中医药》杂志中。虽然杨际春抄本的形成时间晚于刻本,但仔细对比后可以发现,杨际春抄本并非抄自刻本,而有可能是抄自作者的某个稿本。

【关键词】 《妇科采珍》; 杨际春抄本; 地忍堂刻本; 王耀廷校注本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d-copied edition and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Fu ke cai zhen* (Collected Essentials of Women Disease) WANG Xiaoyun, ZHAO Huaizhou, XU Wen, YANG Yang¹, YAN Fangyuan². 1 Shanxi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aiyuan, 030012;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extant versions of *Fu ke cai zhen* (Collected Essentials of Women Disease) nowadays, namely, Yang Jichun's hand-copied version, and block-printed version of Dhirentang Sanctum. The former one was formally sorted out by Prof. Wang Yaoting of the Changchun College of TCM and published in 1988 in the *Jilin Journal of TCM* in serial form. Though Yang's version was completed later than the block-printed one, however, it can be found by careful comparison that it was not copied after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but probably written from the draft of the author himself.

【Key words】 *Fu ke cai zhen* (Collected Essentials of Women Disease); Yang Jichun's hand-copied version; Block-printed version of Dhirentang Sanctum; Reviewed and annotated version of Wang Yaoting

《妇科采珍》系乾嘉年间山西代州人冯 鄴 (1735—1807) 所著的一部妇科临床著作。冯 鄴, 字晋台, 撰述此书时已年逾七旬。大约嘉庆十年 (1805) 农历九月 (一说十二月) 开始撰著, 次年二月 (一说十一月) 撰成。冯氏撰述此书所用的时间不过半年至一年之间, 甚至更短。然而为此书做准备的时间却非常长, 冯氏在此书自叙中说: “余随宦四十余年, 历都下及粤东、山左, 南北奔驰, …… 爰究心医理, 搜览群书著作, 选择经验良方, 各种病症, 莫不悉备。凡有诊视, 多能参用合宜。三十余年, 抄集成方, 加以精采可得十余本。…… 惟胎产一门, 尤加要焉。…… 余年七十有二矣, 精神渐衰, 谨以调经、胎产各种方法汇成一卷。俾人人同登寿域, 庶不负余之夙愿也。”^[1] 所谓随宦 40 年, 集方 30 载, 精采 10 余本, 因事震动专主胎产汇成 1 卷, 诚非易事。

1. 《妇科采珍》抄本与刻本的概况

就目前所知,《妇科采珍》有抄本、刻本各 1 种。抄本现存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系嘉庆十四年 (1809) 己巳正月金城 (兰州) 杨际春抄录。刻本则系绛州地忍堂乔 藏板 (图 1)。

翟春涛、穆俊霞等人曾介绍了刻本的基本情况: “清代绛州地忍堂乔藏板木刻本, 线装, 长 21.4 cm, 宽 13.8 cm, 每页八行, 每行二十至二十三字, 共五十四页。据初步统计, 该书正文约八千字。”^[2] 实际核查, 此书刻本诸叙 5 叶、目录 6 叶、正文 53 叶, 全书合计 64 叶。

20 世纪 80 年代末, 杨际春抄本《妇科采珍》由长春中医学院 (今长春中医药大学) 王耀廷 (1940—) 教授整理后, 在《吉林中医药》(1988 年第 3 期 ~ 1989 年第 2 期) “古籍珍本丛刊” 栏目分 6 期连载。笔者未见到《妇科采珍》杨际春抄本原件, 此处讨论杨际春抄本, 所依凭者即为“王耀廷校注本”。该本计书前“编者按”、诸序、目录、正文、“校评后记”等, 合计 47 页。其中正文约 13 672 字, 王耀廷氏新增 65 注、84 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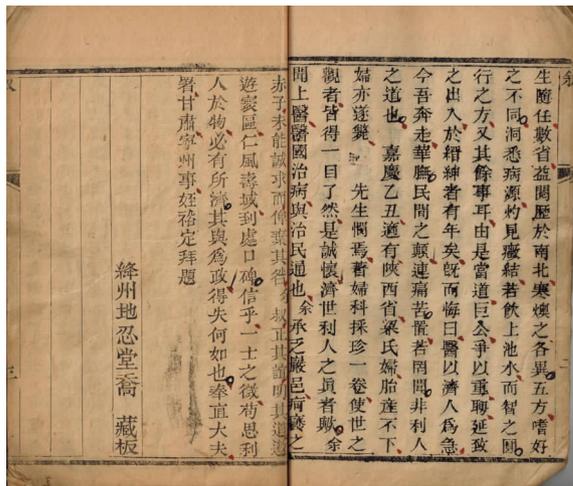


图 1 《妇科采珍》地忍堂刻本

《妇科采珍》刻本的自叙落款为“嘉庆十一年岁在丙寅二月代州冯鄯晋台氏采录于陕西省城甜水井之公馆”；《妇科采珍》抄本的自序落款为“嘉庆十一年岁在丙寅仲冬庚子月代州冯鄯氏采录于甘肃庆阳府宁州署内之题。嘉庆十四年岁在己巳孟春丙寅月金城杨际春岷阳署内沐手敬抄”。依据 2 个落款，翟春涛、穆俊霞指出：“对清代絳州地忍堂乔藏板木刻本与王耀廷教授所校注的《妇科采珍》的时间落款对比发现，该木刻本早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杨氏抄本《妇科采珍》”^[2]。

笔者对抄本（王耀廷校注本）与刻本的关系进行分析后，认为前人结论可进一步补充。从时间上看，刻本在前而抄本在后，但从内容上看，抄本显示了一些稿本特征，也值得重视。

2. 《妇科采珍》抄本与刻本的区别

2.1 抄本与刻本的结构区别

刻本与抄本（王耀廷校注本）《妇科采珍》在结构上有比较大的差异。抄本（王耀廷校注本）^①全书分 7 个部分，分别是：①胎前；②临产；③产后；④胎产备方[胎产（原作产后，王氏校改）至宝方、千金保孕（胎）丸、生化汤（加减计三十三方）、宁坤至宝丸、保赤摘要四条]；⑤附载四物汤（加减计五十三方）、调经种玉汤（原在书末杂录中，王氏移前）；⑥针灸图说；⑦杂症十二井穴针法。

刻本全书分 6 个部分，分别是：①调经（约略相当于抄本第 5 部分之“附载四物汤加减”云云）；②胎前；③临产；④产后（内含生化汤加减三十六方）；⑤胎产针灸图说；⑥刺杂症十二井穴针法图说。

可见，刻本与抄本（王耀廷校注本）在结构上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刻本将抄本第 5 部分与调经密

切相关的四物汤加减调至最前，同时对第 4 部分“胎产备方”大力精减，只保留其中的生化汤加减部分，作为其第 4 部分“产后”的一部分。

2.1.1 关于调经篇的调整

抄本和刻本在“调经篇”上的变化是最大的。抄本中“附载四物汤”的目录下有“加减计五十三方”的说明，而刻本中则说：“余以‘四物汤增减’二十五方，加续一十九方，补其未备”经比较，抄本大约 50 余方，而刻本仅有 44 方，并且刻本中有 19 方（第 4、9、10、12、16、17、20、22、31、32、36、37、38、39、40、41、42、43、44 方）在抄本（王耀廷校注本）中未见，而其余 25 方在抄本中多可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描述。

“调经篇”位置和内容的调整 and 变化，当是作者本意。抄本（王耀廷校注本）虽然尚未做出具体的调整，但冠于其首的作者自叙中已有：“谨以调经、胎汇成一帙”^[3]云云，已然透露出作者意欲扩展“胎产”到“妇科”的意图。事实上，刻本中晚近调整的“调经篇”的目录条目的顺序与正文是一一吻合的；与之相对应，“胎前”的目录中有 3 个条目（孕妇泻痢、孕妇白带、孕妇日午潮热）与正文顺序不一致，而 1 条（孕妇忽然倒地）目录尚存而正文阙失。“产后”所附之“加减生化汤”的目录中有 6 个条目（产后三日内发热头痛等症、产后妄言妄见、产后血多或汗多、产后乳痈乳疔、产后疮疖、熬党参膏方）与正文顺序不一致，而 1 条（产后身热恶寒）正文尚存而目录脱漏。“调经”与“胎产”目录与正文吻合程度的明显差异，似乎也提示二者定形的早晚有别。

2.1.2 关于产后篇的融合

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妇科采珍》的抄本和刻本中实际上均包含了 2 套相对完整的产后系统。为了论说方便，笔者暂且称之为“产后生化系统”和“传统产后系统”。用生化汤一方及其加减法处置产后诸病的系统称之为“产后生化系统”，而与之相对应的各个历史时期总结流传的产后诊疗系统称之为“传统产后系统”。事实上，二者不能，也不必机

① 需要指出的是，王耀廷校注本虽然已经在细节上纠正了其底本——杨际春抄本原“目录”中的诸多凌乱杂揉之处，但与王耀廷校注本正文相对比，仍然显得参差不齐。因此，笔者总结抄本的篇章结构时，主要以王耀廷校注本的正文顺序为主，而其“目录”仅作参考。比如正文第 4 部分“胎产备方”的最后一个子目“保赤摘要四条”，在其“目录”中误作第 5 部分；而其正文第 5 部分“附载四物汤加减”云云，在其“目录”中误置第 4 部分“胎产备方”子目“生化汤加减”之下。

械划界。因为即便局限于《妇科采珍》一书,它所收录的所谓“传统产后系统”中产后儿枕痛所用之方正是生化汤;而冠以“加减生化汤”方名者,也有 9 味药中仅川芎、当归 2 味属生化汤原方组成成份者。

《妇科采珍》抄本中虽然分 2 个章节平等地论述这 2 个系统——第 3 部分产后、第 4 部分胎产备方之“生化汤加减计三十三方”,但从篇章名称中,还是略可窥见二者地位的细微差别,毕竟“产后生化系统”属于“胎产备方”下面的一个层次。

在《妇科采珍》刻本中,“产后生化系统”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不再隶属于任何备方之下,而是单独完整地与“传统产生系统”共处于一个章节之下——即第 4 部分产后中附载“加减生化汤(计三十六方,补前人未备耳)”。虽然在冯鄴之前,已有医家坚持临床运用、不断实践完善“产后生化系统”,并有专著出现,但冯鄴仍然通过临床使用对“生化汤”进行补充。

与抄本中相对泾渭分明地保存这 2 个产后系统不同,在刻本中出现了基于临床的局部融合的趋势。比如抄本中“产后乳痈、乳疽、乳疔等症,宜消毒饮”属于“传统产后系统”,不论处方和方名,均与“产后生化系列”明显有别(方中虽然也有川芎、当归、甘草等生化汤中所包含的药物,但全方有 10 多味药物,不能认为此方为生化汤系列处方)。但在刻本中此条内容移至“产后生化系统”之末,并与“产后疮疡不论已溃未溃,宜生化汤去黑姜加连翘……”“产后一切阴毒流注宜参归生化汤”等内容为伍,为的是集中体现产后外科疾病的诊治。

2.2 抄本与刻本的细节差异

《妇科采珍》抄本与刻本的具体内容在细节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举例而言:

2.2.1 抄本有而刻本阙失

《胎前·24 条》:“孕妇忽然倒地,乃精神短少,承胎不住,眼目昏花,不须惊慌,扶坐片时,亦不必服药,以米粥补之自愈。”此条抄本(王耀廷校注本)有,刻本目录中有“孕妇忽然倒地”的条目,但正文中脱落。可见,抄本不可能是从时间较早的刻本中直接抄出,当是抄录者杨际春得见作者某一稿本的原件。

《胎前·39 条》:“孕妇忽闻儿啼者,……又方:黄连五钱煎浓,时刻徐徐呷之。”此条下,抄本(王耀廷校注本)有“不如散钱于地上一二百文,令母曲腰拾取,未完即效”21 字,刻本无。

《临产·5 条》:“产妇一二日生不下,或瘦小妇人交骨不开,垂危者,宜脱花煎。……用此方如神。”此条下,抄本(王耀廷校注本)有“此方写出数百张济人,阴功莫大焉”14 字,刻本无。

《生化·11 条》:“产后感寒上攻则心痛,下攻则腹痛如有积块,宜生化汤加桂枝一钱以定痛,如尚未止,再加吴茱萸一钱,生姜三片,水煎服。”此条下,抄本(王耀廷校注本)有“若用别药止痛,未免新血亏损矣”13 字,刻本无。

这些方后所附之对比、劝诫、评价的话语,若作为正式出版物略显累赘,但从行文语气判断,似出于作者口吻,而非抄录者增加。故此,笔者倾向于认为《妇科采珍》的抄录者金城杨际春还是看到了作者早于刻本的某个稿本。

2.2.2 刻本有而抄本阙失

刻本正文之前有“山西代州冯鄴晋台氏甫辑 男廷暨廷柱校”的字样(图 2),抄本(王耀廷校注本)未见。

《胎前·13 条》冯氏乌金丸中,刻本有“飞罗面二两”,抄本无。

《胎前·16 条》:“孕妇胎气不固,三、五月小产,再孕至期仍复小产,名曰滑胎,一月前预服安胎丸。”方后刻本有“或用整砂仁九个,煎水送下”11 字,抄本无。

《胎前·40~41 条》系刻本新增条文:“孕妇有怀胎过月者,或至二、三、四年者,乃血养胎不足,万勿惊慌,至期瓜熟自落。孕妇有怀胎至七八月者,宜预服安胎丸。方在前‘滑胎’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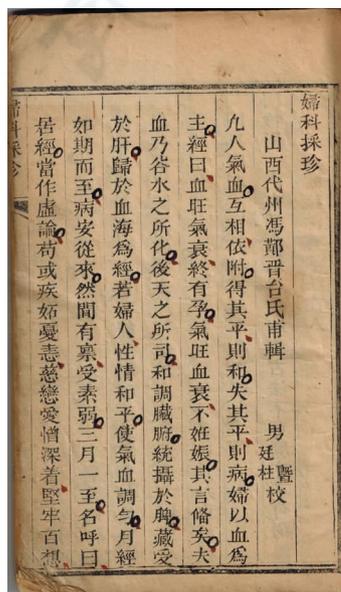


图 2 《妇科采珍》刻本正文首页

《产后·25~26 条》系刻本新增条文：“有过月而产，又有经一二年至四五年而产者。觉腹痛胎动，心内仓皇，临盆太早，浆水先下，败血浆住儿胎，急用：盐鼓一两，以青布裹紧烧存性。用麝香一分，共研细末，用秤锤烧红，淬黄酒调一钱，热服其胎即下。或以新汲水磨好墨一茶杯，服之墨即裹儿出。或服前方脱花煎。或照后图穴针灸。有至七、八、九等月而产者，觉胎动下坠，宜服安胎丸方在前。已产宜服生化汤。”

以上罗列，仅是举例，如果细察，可能还会有许多发现。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最末 2 条例证提示，冯氏刻本在“胎前”“产后”不同篇章中的新增条文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由此观之，以上条文当是作者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补充完善的。

3. 抄本与刻本时间与内容的先后

前已言及，《妇科采珍·自叙》在刻本与抄本中有不同的时间、地点落款，若仅从时间上考虑，《妇科采珍》的确是刻本在前而抄本在后。通过对此书《冯裕定叙》分析，可知作者请叙之时书稿尚未最终定形。《冯裕定叙》中“(余叔晋台先生)既而悔曰：‘医以济人为急，今吾奔走华臚，民间之颠连痛苦置若罔闻，非利人之道也’”之语，并不见于作者《自叙》之中，或是冯裕定转述冯鄯请序时的相关表达。冯鄯请序时当提供了该书的某个稿本作为作序之依凭，落款靠后的《妇科采珍》抄本或源于此。

刻本与抄本《冯裕定叙》在细节上略有不同，刻本《冯裕定叙》曰：“嘉庆乙丑，适有陕西省梁氏妇胎产不下，妇亦遂斃。先生悯焉，著《妇科采珍》一

卷”，在抄本中作“嘉庆乙丑，适有陕西省梁氏妇胎产不下，妇亦随斃。先生悯焉，谨择胎前、临产、产后各方，并针法著为一卷”。抄本《冯裕定叙》中并未出现《妇科采珍》的书名，其“胎前、临产、产后各方，并针法著为一卷”的结构与抄本(王耀廷校注本)正文接近，而与刻本有较大区别，可见当时初稿虽已完成，但尚未最终定稿。未定之稿在刊印之前尚有调整的余地，抄本源自作者的某个稿本，因此从内容上来说抄本早于刻本。

4. 结语

《妇科采珍》一书的刻本和抄本，在内容、结构、详略上互有参差。总体而言：抄本突出胎产、附载调经的结构更符合作者的创作初衷，而刻本调经在前、胎产随之的总体安排更切合《妇科采珍》的书名。从行文上看，抄本繁杂、碎细，刻本干净、规范。从作品署时上来看，前人的结论无误，刻本早于抄本。从内容上看，《妇科采珍》抄本反映了作者某个稿本的模样，反而早于刻本。

参 考 文 献

- [1] 冯鄯. 妇科采珍[M]. 穆俊霞, 校注.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7-9.
- [2] 翟春涛, 穆俊霞. 山西医家冯晋台《妇科采珍》研究述略[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3, 14(6): 9-11.
- [3] 冯晋台. 妇科探珍[J]. 王耀廷, 点校. 吉林中医药, 1988, 10(3): 25.

(收稿日期: 2015-05-04)

(本文编辑: 张海鹏)

· 出版消息 ·

《蒙古族公众的蒙医文化：一项关于公众理解医学的研究》出版

兰台

包红梅著《蒙古族公众的蒙医文化：一项关于公众理解医学的研究》于 2015 年 11 月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以前相关学者的研究都是从医学或科学的角度对蒙医学进行研究，而该作者则是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走访，考察了蒙古族普通民众对蒙医学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对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的影响。

作者考察了蒙古族普通民众对“赫依”“希拉乌苏”“希拉”3 个蒙医学核心概念的理解，并剖析了这 3 个核心概念所体现的身体观。作者还考察了蒙古族普通民众对“羊疗法”“阿尔山疗法和罨敷疗法”“放血和拔罐”等蒙医学传统疗法的理解，并剖析了这些传统疗法所反映的疾病观。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蒙古族普通民众的就医行为以及蒙医文化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途径。

